跟往事干杯

内容提要：

这是一场你我都无法抹去的青春记忆，这是一段你我都无法逆转的韶光年华。她深淀在记忆的底层，被尘世的渲嚣覆盖着，直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她便又活生生地展现在你面前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辑摇蝴蝶兰

跟往事干杯

小小的雨伞为两颗碰撞的心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伞外，雨一直下……

雨为媒人

三皮 辏南师大中文系

作者简介：
三皮，男，汉族于公元一九八零年诞生于一个偏僻的西部乡村。爱自由、爱幻想、爱运动，愿与天下所有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结伴而行，共创明天。

窗外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千万条雨丝在雾蒙蒙的天穹下织成一幅巨大的门帘，遮住了远处的景物，世界似乎变小了。一阵轻风带来迷朦的水汽，我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那么迷朦时间又把我带回到从前……

刚进大学校门的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幻想，看着校道上携于漫步的一对对，心中也有点酸酸的感觉，也想找一个人可以让我呵护。大学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在中文系的鲜花丛中，我终于发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跟我梦中女孩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孩子。她长得不算十分漂亮，但她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觉得那么自然，那么舒服。她是一个文静得有些害羞的女孩，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总是流露出怯怯的神情，使人一下子想到志摩诗中的"水莲花"。

每逢上大课，我便坐在教室的最后面，眼睛却在前面一排排人墙中寻找着她的背影，猜测她此时的表情。从此我上饭堂吃饭的时间也变长了，以前老是带饭回宿舍吃，现在却坐在角落里细嚼慢咽，等待门口出现那让我心跳加速的身影。后来得知她每天早上都到操场晨练，我更是一改二十年睡懒觉的习惯：天天早起晨练。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她的距离，几个月过去了，她的生活已渐渐被我熟悉：每天早上 远远到操场就能见到她，远远到准时回宿舍，远远到饭堂买早餐，远远到课室自习……我原本想一直保持这样的距离，可是终于有一天我打破了沉默。

那天早晨十分闷热，这样的天气在这里还真少见。我准时到操场见到了她。她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 栽恤和一条深色的运动裤，十分精神。看着那长长的黑发在空气中有节奏地跳动，我顿觉心脏"扑扑"乱跳，似乎那闷热的天气也为之清爽起来。忽然一阵"叭叭"的声响打断了我的遐想，那是豆大的雨珠砸在树叶上发出来的声音。"哗"，"哗"雨倾盆而泻，人们四下奔跑，没跑几步衣服就被雨水湿透了。她在我前面跑着，动作十分别扭。跑到最近的课室楼下她停住了，双手紧紧抱在胸前，大概是觉得有些冷吧。我跑过时突然发现了她双眸中复杂的神情，我看到自己身上湿湿的衣服一下子醒悟过来，一颗

心狂跳不已。用最快的速度冲回宿舍，一脚踹开门，把宿舍里的一窝睡将全吵醒了，急忙从箱子里翻出一件格子衬衫抱在胸口，又抱了一把伞冲了出去。

到了！首先印入我眼帘的还是她焦急，惊慌的眼神，当时跟她说了什么已记不清，只记得她那一眼的感激和娇羞，还有满脸的红霞。衣服还是我给她披上的（她不好意思伸手）。她低着头背对我迅速穿好衣服。等她再次转身时，看见的只有一串鞋印和地上一把没有撑开的伞。

我在逃避和期待中又度过了周，我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也不知道到底在期待什么，这一个星期我都没去晨练，也没有去饭堂吃饭，满脑子都是她的双眸，她的长发。白天和黑夜在我的世界里已没有了界限，因为她已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空间。

又是一个雨天，我被大雨困在了图书馆。偌大的图书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我，走到门口，望着漫天的雨雾，又想起了那个早晨，想着想着竟出现幻觉，仿佛看见她正撑着伞向我走来，正暗笑自己神经错乱，忽然看清了伞下那泓秋水，像莹火，像烛光照亮了我的心房。她鼓足勇气看了我一眼，眸中仍有不少羞怯。我瞪大眼睛，刹那间似乎时间已经停止了。如同梦游般接过伞进入那小小的世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大脑已经不能控制我，而一切又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

"你怎会在这里？我问。

"我……我……路过而已"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我一下子也不知说些什么好。

我们在雨中走着，耳朵里只有砰砰的心跳声不知是我的，还是她的。"这样下去不行，怎么也得找个话题讲"我告诉自己。

"那天……"两个声音同时发出。原来她也在想这个话题。我俩相视一笑。

"那天真的很凑巧"我在撒谎。我偷偷看她的反应，她脸上忽然升起两朵红云，头低了下去。

"其实……那天我知道要下雨，不过……不过我想到你会去……所以……可……可我却忘了……"我的心一下子全乱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于是，我不再犹豫，伸出手轻轻地握住那只正在不知所措的小手，在那一瞬间她似乎抖了一下，但并没有挣脱我，只是头更低了，脸更红了。小小的雨伞为两颗碰撞的心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伞外，雨一直下……

跟往事干杯

五年来，我们之间没有写过一封信，通过一次电话，但事实上我不愿意闹得那么僵，不愿意在岁末寄送贺年卡的时候单少了她的一份。我没有勇气向她道一声："对不起"，而今，我再也没有向她说这句话的机会了，唯有怀抱那盆蝴蝶兰，轻轻诉说我的思念，我的悔恨……

蝴蝶兰

王琳 辑中央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

王琳，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喜欢看书和听歌，因为从中可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又是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季，我乘车回家，赶赴一个特殊的约会。

正逢北京高校放署假，学生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回家。车厢里充满了歌声、笑声，洋溢着青春气息。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女孩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相互唱和，亲密得叫人忌妒。当年，我与静不就像眼前的这对"小姐妹"吗？

相信有一种东西叫"缘份"，将我和静紧紧连在一起。

小学时，我们在同一学校，她在乙班，我在丙班。我眼中的静是一个斯文、听话的女孩子。她总是坐在花坛边捧着腮帮子看书，有时也笑眯眯地望着我们疯狂地追赶打闹，但从不参与我们的游戏。她就像花坛中的蝴蝶兰，美丽而安静！

后来，据她说她也暗地里认识了我。她羡慕我爱说爱笑，能弹琴会跳舞，喜欢我乐观开朗的性格和各种活动中风风火火的干劲儿。

初中，我们考入了同一所学校。三年，我们都保留了关于对方的美好印象。

高中，我俩被保送入了同一个班，而且幸运地做了同桌。很快，我们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们在一起做作业，读名著，看画展评论某篇文章的得与失。我帮她解数学题，她帮我构思作文框架。我们爬上学校后山，采下各种各样的树叶制成五颜六色的叶脉标本，在每一片叶脉上写下我们的名字；我们一同参加夏令营，在远离父母的那一个月里相互支持、相互照顾。郊外的夏夜是那么美丽，在阵阵凉风中我们倾听小虫的鸣叫，林子的低语，相互吐露心声。返校后，正赶上她十七岁生日，我送给她一盆漂亮的蝴蝶兰。静高兴地接受了："好美丽的蝴蝶兰。谢谢，我一定会细心照料她，让她时时刻刻陪伴着我。"

快乐的日子延续到高三。也许因为人在巨大压力下特别容易情绪化，为了一件几乎说不出口的小事，我们闹了别扭。

·源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跟往事干杯

一月，久雨放晴，很好的天气。小鸟在林间欢快地歌唱，空气湿润且带有泥土的气息。课间，我满心欢喜地约她出去走走（这是我俩从来都喜欢的活动，往往一拍即合），但这次她只是毫无表情地敷衍了一句："你先走吧。"我怎么也没料到她是那样的态度，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一堵气头也不回地出了教室，不顾她在身后怎样大声地叫我。

当我回教室时，她却已经和几个同学聊得热火朝天了，就算我烦躁地猛击桌子，她也没在意我的存在，照样乐得前俯后仰。"这算什么？什么意思？"我嘀咕着，"她若不仁，我便不义"，于是一场"冷战"开始了。

早晨没有了相互问候，一到校就将脸埋入书中，装得十分认真，仿佛忽略她的存在只是因为太忙。我慢慢开始一个人的方式：独自做作业，独自散步，独自爬后山；即使是散步时遇到了她，也仿佛陌生人似的。她觉察到我在疏远她，也不愿意主动接近我了。事实上，我多么想用某种反常的方式吸引她的注意，让她问一声"怎么啦？"好让我将心中的痛苦一吐为快。但不论我的态度是冷漠，急燥，还是突然莫明其妙的热情，她的反应都很平静。我伤心透了，不记得多少次翻看我俩过去时光快乐的留影，多少次想从那叶脉上寻出旧日情谊，多少次却让失望的泪水浸湿了枕巾……

高三一学期结束了。寒假在家最挂念的竟然还是她，我决定向她道出心中的委屈和苦痛，希望在新学期找回欢笑。

然而，一开学她便转学了，跟着父母去了另一个城市。我的苦没处诉，欲道出的"对不起"也没人听了。老师在我身旁安排了另一位女孩，虽然填补了她的位子，但难以填补我心中的遗憾。半年之后，我顺利考上大学，远走他乡，关于她的消息也就越来越少。

大学四年飞似的过去，其间结交了许多不错的朋友，但也许是应了"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影响，其中没有一位能够特别知心。于是，常常忆起静，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和那场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冷战"。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是否在生我的气，也不知道那盆蝴蝶兰怎么样了。

两个月前，一位高中同学来信了，在信中向我讲述了一位美丽、斯文、安静的女孩苦苦等候友情的故事。当时我正一心栽在毕业论文和找工作上，对那封信没太在意，还暗自好笑"侠女"一样的人怎么也会突然变得如此诗情画意，会表达那么细腻的情感。

毕业论文通过，工作也落实了。我拨通了那位同学的电话。寒暄之后，我谈起她写的故事："鸳鸯侠翁从哪儿弄来的伤感小说，竟毫不吝啬笔墨地写了满满五页，杜撰的工夫不错嘛。"

她沉默了半晌，终于慢悠悠地说："是的，那是令人感伤的故事。但并不是杜撰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你和静！"

"静！"我几乎惊叫起来，这个许久没有念到的名字，一下子使我活跃起来，"是吗？是她？她现在怎么样？她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故事？"

"她的日记记得很详。"

"你这家伙偷看别人隐私。"

"噢，不。要知道那是，那是她的……遗物。"

"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两个月前，一场车祸……"对方哽咽了，"我们清点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日记本，

以及一大堆各色叶脉标本，你知道的，每一片上都有你和静的名字。其实五年以来，她都在渴望找回那段美好的感情。还有那盆蝴蝶兰，你们的约定……"

我不知道后来还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是怎么结束那次通话回到宿舍的。那晚，在梦中，我依稀看见一盆漂亮的蝴蝶兰。当我走近她时，却发现她正凋零，枯黄的花瓣片片飘落，就像静的泪花……我是哭着醒来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这世界清冷、陌生、空荡荡。

几天以后，我拨通了静静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母亲。当我小心地报上姓名后，终于泣不成声。电话那头也有时续时断的啜泣声。末了，她母亲说："孩子，不要自责，不是你的错，哪个少女没有一些矜持呢？我理解静儿，同时也理解你。有空来坐坐，看看那盆蝴蝶兰，静儿一直在悉心照顾她，她许过愿的。"

……

列车播音室开始提醒乘客们终点站快到了。我凑近车窗，向外望去，站台上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奋力往车里瞅。其间有一位母亲默默地捧着一盆蝴蝶兰，当看见我时目光凝固了。

我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泪眼朦胧中，我看见——那盆蝴蝶兰开得很艳。

跟往事干杯

直到昨天我还是这场爱情竞争的旁观者，仅仅过了一夜却成为了唯一的主角，如果说敌视的目光会因几年的友情而渐渐褪去，但最让我感到茫然的却是——我并不爱凡。

错摇摇误

林威 辖夏门科技中学图书馆（福建师大历史系）

作者简介：

林威，福建师大历史系 怨届毕业生，在心灵的震颤间记下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不为别的，只为满心的歉疚与悔恨。

那是大二的冬天，天阴冷，有如我的心情，离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刚过了半年，自以为心已死去，成天在忙碌的学子中混着日子，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没课的时候总躺在床上，点着烟，无神地看着早已被烟熏黄的蚊帐顶＊尽管蚊虫已不知踪影），脑海里混沌一片。

直到全国四级考试结束的那天，敏提议班里搞一次活动，敏是我的哥们，也是我们的班长，其实活动的目的我清楚，是为了凡。凡是大多数男孩梦中情人的那种类型，长发飘飘，一身素白连衣裙，娇小文静。系里不知有多少男孩在暗恋着她，自然，敏也是排队的一个。一段时期以来，我都在向敏传授"经验"，敏每每听完雄心壮志地冲出去，可一见凡就象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挤着笑脸问候一句"去自习呀"完了。几天前，敏、斌和我在酒馆里小酌时，同样在排队的斌拍拍敏的肩膀说"哪天凡成了别人的女孩时我们再来这一醉方休。"我连忙大叫"好！"不为别的，只因那时酒已成为我的知己。

活动前的那个下午，我和敏联系了一家歌舞厅，包了通宵场。回到宿舍后关上门，我对敏进行交谊舞的突击培训（尽管我的舞跳的实在不敢恭维）。晚会办的很成功，对于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学生，这是个难得"展现"自己歌喉的时候。凡大多数时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偶有一两个男同学请她跳舞，但始终不是敏，我有些急了，找到了敏，敏苦笑着指指腿"脚软"。气不打一处、恨铁不成钢……真他妈的想剖开这小子的肚皮找找胆还在不在。夜渐渐深了，原先"雄壮"的歌喉也变的"柔情"起来，凡依然淑女般地坐在那，我看了看牌桌前鏖战的敏，摇摇头走到凡的面前伸出了手，曲终，我很自然地在她身边坐下，几年以后我还一直认为是接下来的那曲小提琴协奏曲害了我们俩，曲子很悠扬，灯光很昏暗，周围的窃窃私语和几点忽明忽暗的烟头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酝酿着什么，于是有了那个错误。凡微微歪着头，微笑的听我东拉西扯地说着话，旋转的灯光扫过她的眸子，清亮，刹那间，一丝似曾熟悉的感觉闪过我干枯的心田，黑暗中我注视着她的眼，"做我的女友，好吗？我轻声地问，"假如……，就闭上眼点点头。"她愣住了，看了看我，目光

跟往事干杯

触及到的是一种也许不曾遇到的火辣，片刻，就像只受了惊吓的小兔，无助地游移在舞池的人群中，似乎是寻找某种依靠，可一切照常，没人注意到在这角落发生了什么，也许是那晚实在有些浪漫的氛围，也许是凡的心里早已有了我的角落，总之随后，她国轻地吸了口气，闭上了眼，微微的低下了头，乌黑的长发撒在脸上，是那样的楚楚，我不禁握住了她的手，小而温暖的手没有拒绝，但从微颤的指尖上我似乎读到了什么。音乐依旧放着，舞也依旧跳着，可我心中却没有爱的幸福，更多的是一种茫然，我知道等到天一亮等待我的是什么。

不该发生的就这样发生了，本该发生的也接着发生了。第二天，我和凡的恋情象风一样随着太阳的升起迅速吹遍了系里，原先亲密的舍友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敏则孤坐在窗前，在寂静中我感到了窒息，于是下楼坐在花坛前，望着空旷的操场，这时，斌走到我的身旁，拍拍我的肩："对不起，威，我没法把你当做我的哥们了。"我无语地点了点头，该原谅的是我，不是吗？如果我本是众多追求者之一，我想他们会妒忌地恭喜我一番，然后一群人邀三喝四地喝酒去，在这情感丰富而又寂寞的校园内这的确也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可现在？直到昨天我还是这场爱情竞争的旁观者，仅仅过了一夜却成为了唯一的主角，如果说敌视的目光会因几年的友情而渐渐褪去，但最让我感到茫然的却是——我并不爱凡。我一直认为凡是《爱莲说》中的那朵莲花，是那种我在旁边欣赏的女孩，但一句连我都觉得莫名的话她却进入了我的生活，直到几年后的今天，回忆起那个晚上，我仍无法明白是什么让我蹦出那句看似浪漫的问话，也许是象灵魂一般飘移出身体的爱情需要一个降落的地方，也许是……也许……也许……。总之，在夜幕又一次降临时，在我和凡第一次约会时，我的心如乱麻，站在小山顶上望着四周洒落的灯火，猜测着在某盏灯的底下，敏和斌是否正在慷慨悲歌地对饮着，恨不得把我的血化成一杯杯啤酒，豪饮下肚。

不久，我不得不搬离了挚爱的[illegible]宿舍，敏劝阻了一会，见我去意已定，也就不说了，默默地替我收拾着物品，几次欲言又止，最终拍了拍我的肩说了句"你又何必呢"，我无言以对。

我和凡之间就这样开始了。凡是个好女孩，她清澈的美和如水般的心灵使我的生活渐渐丰富起来，也许是出于某种自私，也许是出于邪恶的虚荣，我始终没有告诉她我真实的感受。于是，和大多数校园情侣一样，在无数个沉沉的暮色下，有了第一次别扭的拥抱，有了第一次笨拙的初吻，有了第一次战栗的爱抚，有了所有该有与不该有的第一次。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校园里的凤凰花开了，谢了，又开了，又谢了。终于到了临毕业的那个学期我以为我已开始爱上了凡，毕竟，有了两年的缠绵，于是开始忙着跑她的毕业分配，那时我总在假设如果我们能分配在一起，如果我们能相伴到婚姻的年龄，我会娶她为妻的，因为曾有的失败让我感到累了，但这只是假设，也仅仅只是如果。最终和大多数校园恋人们一样，我们被分到了两个相距遥远的城市，于是有了雪——我现在的妻子，于是一切都以为结束了。

几天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敏打来的，他告诉我凡要结婚了，并且问我知道不知道新郎的名字，我说不晓得。

"叫林威，和你一样。"

·愿·

童话中海的美女儿用美丽的鱼尾劈成双腿在人间旋舞成风，每一步都如刀割，每一步都无怨无悔，她的灵魂和爱直到幻化作彩色的泡沫还依旧游离在千年的空气中，不尽不散。

轲子，相信我：千年的爱至今在等待。

千年的等待

潘林轲子 辖湖北大学中文系 怨怨级

作者简介：

潘林轲子，湖北大学中文系 怨怨级。性格开朗，喜爱文学、音乐，希望可以结识更多的朋友，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永远不会忘记十七岁的那场雨。从邮局寄完包裹出来距下午上课只剩三分钟，而从邮局到学校还有十分钟的路。天上突然飘起雨丝，我在人行道上狂奔。

校园已经很寂寥了，只有小雨打在梧桐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气喘嘘嘘的我正要停下脚步，从身旁忽然闪过一件白色 栽恤，对我鼓劲：跑啊！于是，我跟着他一直跑到四楼。他进了高二（选）班的教室，我却愣住了：他——是我的同学？

站在教室门口喊报告，"请进！"班主任的声音异常和蔼，而同学们也格外友善。我找了一个位子坐下，原来来了新同学。那件白色 栽恤正站在讲台右旁——一个很阳光，很俊朗的男孩。"我叫陈林中，从福州来。""我们这个文科班刚刚成立，座位还未编好，你先随便找个空位坐吧。"班主任对他说道。陈林冲我笑了笑，坐到我身旁。"潘林轲子，"我拿起代数课本在他面前一晃，上面有我的大名。"你好，很高兴能再见到你。"就这样，我成为他在这个新城市里认识的第一个新朋友。

我和陈林只做了半天同桌，第二天的早读课班主任要排座位，陈走到我身边，"轲子，我们可以再做同桌吗？"我抬头回答他："不可能，我们这儿的惯例是同桌只能同性。"我的同桌是一位美丽聪慧的女孩肖箫，而陈林坐到我背后，我们成为前后桌。

虽然，潜意识是升学的压力一天天沉重起来，但是没完没了的校际篮球赛，年级的野外生存训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像南方的天气一样可爱。就在这些活动中，我、肖萧、卢佳三个女孩和陈林、姚若涵、何冰三个男孩成了一群死党。

在一次年级的羽毛球赛上，男单冠军由陈林与二班一位男生争夺。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的角逐，更是代表年级的文理科班进行胜负之争。在一旁呐喊助威的是全年级的师生。前二局打成 员员平，最后一局打到 苑员缘陈林落后 远个球时，文科班里有人偷偷地辙退了。悬殊的比分和有些颊废的状态让我们的自信受到挫伤。我看着陈，他的手有些体

力不支。就在这一瞬间，我的眼前闪过一个在雨雾中疾驰而过的背影。"跑呀！"我不由自立地喊出这句话，但声音迅速被周遭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吞噬了。肖箫扔了一条白毛巾给陈林，"把汗擦干，你一定不会令我失望。"她的嗓音是那样坚定……陈林赢了！人群中传出一阵阵嘘声，姚若涵有些诡谲地冲我笑了笑，我心领神会。在他们每个人眼里，陈的气宇轩昂和肖箫的漂亮出众根本就是天造的一对。（其实，在我眼里又何尝不是如此？）我调侃陈林，"某种力量真是不容忽视！"何冰接过我的口气，"其实，苑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是赢定了！"若涵也高声应和："你小子太不够意思，咱们哥儿几个把嗓子喊破了，你居然还连发三个臭球，人家一条毛巾就让你连追回八分！"肖箫红着脸颊冲我们跺脚，我们却依旧开着自编的玩笑。而陈林，他沉默得一语未发。

十七岁在笑闹中慢慢流逝，每天都有无尽的世事在成长的历程中变幻无常。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在每个同学看来，陈林和肖箫之间微妙的感情似乎与日俱增了。而我也不得不承认肖箫对陈林特别的关怀。至于陈，他在我们面前总是开朗、自信的，而一旦走到肖箫身边，他会很冷静，他那一大串一大串的玩话从未在肖箫身上开过。想到这些，我常常很伤心，觉得自己像一个多余的人。于是，在陈林面前，我和所有人一样开他和肖箫的玩笑。就在自己笑得前仰后翻也把别人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我内心深处的痛苦才暂时得以解脱。而陈林，他从不辩解我的玩笑，莫非他默认了一切？

校园里的法国梧桐青了又黄，黄了又青，高中第三年，面对日历纷飞，面对未知前路，我们都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壮，而陈林却告诉大家，高中最后的一段岁月他不能与我们一起奋斗了，他要听从父母的决定回到福州八中。

分别的前一天，我们都带来赠送的礼物，气氛有些伤感。何冰故作认真地问陈林，"明天，你要谁去送你？"卢佳一掌击到何冰肩膀上："废话！你还想去凑热闹啊！"我看了看肖箫有些浮肿的眼，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说："反正，我是不去了！"陈林的眼神落在我的脸上，他依旧沉默，可沉默中似乎有一种力量穿透着我的心，让我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你们都别送我，隔着车窗的手太难受。高考一结束我就会回来。"陈林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

当天晚上，陈林给我挂了一个电话，"轲子，现在我在你家楼下的电话亭，你能出来吗？我有话要说。"我去了，虽然心中有一种被压抑的疼痛，但我还是平静地站到他面前。"明天，我就要一个人离开这里。来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会不会有我的朋友，所以，我感到孤独；现在要走了，已拥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可我还是孤独的。"

"肖箫，她答应去送你——"我莫名地冒出一句话。

"我让她不要送了。"

"为什么？"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因为，因为我希望送我的人不是她，是你。"

在夜的凉意里，我隐约感到一阵心的温暖。"轲子，我第一次见到你，操场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天在下雨，我叫你[illegible]啊！[illegible]你跑了；后来打羽毛球，你叫我[illegible]啊！[illegible]时那么多人在喊，可我的耳边只有你的声音，我的世界也只有我们两个人。于是，我跑了，我是因为你而跑的，还……"

我瑟瑟地发抖，眼睛开始下雨。那一刻，我才完全明白，许多时候原本是该珍惜和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真对待的却被我轻易地忽略，错失了。"陈林，不要讲下去，一切已没有意义了。"我清晰地告诉他，也告诉自己。

"不，我们还可以一起跑 报考同一所大学——南京大学，好吗？'

在泪水迷蒙的双眼里，这方有几点阑珊的灯火。于是，我使劲地点头，灯光便在我的视野中明灭。我的手被他紧紧地握着，泪水又流下来了——这是怎样青涩的年纪，纵使前面有灯火在闪烁，我们无法预计我的将来。

陈林一个人安静地离开了。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什么也没说。这个美丽的约定，就像我和陈林的邂逅一样，也许会成为他们永远未知的世界。

高三的每分每秒，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奔跑，却是向着两条平行的、永不相交的路线。怨年高考，我的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而陈林则在父母的强制要求下到大洋彼岸去圆他的大学梦。

陈林独自离开了中国，就在上了世纪的圣诞之夜，他给我发了一个 [illegible]

"童话中海的美女儿用美丽的鱼尾劈成双腿在人间旋舞成风，每一步都如刀割，每一步都无怨无悔，她的灵魂和爱直到幻化作彩色的泡沫还依旧游离在千年的空气中，不尽不散。

轲子，相信我 :千年的爱至今在等待。"

我一如既往地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归来，轻轻牵起我的手，重续一个关于雪季的童话……

相约在雪季

李娴 辑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

作者简介：

李娴，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中文系 级学生。性格内向，喜欢文学，用这篇文章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希望能唤起你心灵上的共鸣。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伴着《大约在冬季》伤感的旋律，我离开了那片令我魂萦梦绕的热土，离开了你。或许，成长真的是以痛苦为代价的，无论有多少的不舍与挂牵，长大的我们，也注定如分飞的劳燕，离开温暖的小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独步在异乡的街头，我的心似无枝可落的鸟，迷惘又彷徨，秋叶纷纷，泼洒浓重的离愁，如断翅的蝴蝶，如缤纷的叹息，低吟着一曲凄婉的歌。掬一把清泪，把风中的倦叶收藏，我自问："你在寻觅什么，你的追求又在哪里？"你关切而鼓励的声音翻越千山万岭而来："坚强些，我的雪仙子，我会在皑皑的白雪中等你，在生日的烛光中为你献上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短短的话语，如阳光驱散雾霭，直射进我阴霾的心空。不是吗？缘份既然让我们伴随着雪的精灵一起降临这个尘世，又如何舍得让我们分离？试干眼角的泪滴，我从忧伤中抬起头来，微笑着走向未知的旅程，坚定的脚步碾碎枯叶，也碾碎消磨意志的情愁。因为我深信：用心灵营造的美丽与爱，是深深根植于生命土壤中的花朵，永远也不会凋零，永远盛开在我人生的四季。

北方骤冷的冬季，我欣喜于我们即将到来的约期，期待着温馨的生日蜡烛再次映红你我微笑的容颜，燃烧彼此驿动的心，却于一个泣血的黄昏，惊知你已踏上南去的列车，到远方去追寻你的梦。突如其来的消息如一阵飓风，狂卷着我的心一路逐你而去，陪你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低眉处，泪珠跌落，飞花溅玉的碎去。距离扯不断血丝紧连的心音，在北方萧瑟的冬景里，遥想出水迢迢之外，那座旋转的不夜城里，霓虹灯下你忧郁的背景。疲惫的足迹，我唤不回失魂浇魄的自己。知道你所面临的艰难，我却无能为力，只能面向遥远的南国，虔诚地为你祈祷一切顺利，"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碧云离合，青鸟沉浮"，天空中徒留下最后一只鸿雁划过的痕迹。千里关山，我到哪里去寻找居无定所的你？折叠起一封封血泪浸染的情愫，尘封在记忆的深层，曾经的相

约，化作一纸无意义的空谈，从我失血的心中飘落……

从此，天涯海角，我把思念托附给明月清风，伴你孤单的身影流浪；风晨雨夕，我将目光挂在故乡的树梢头，日夜守望你的归期。如果你累了，我将以时刻敞开的心扉，请你，一叶漂泊的小舟，安全地泊入我爱的港湾。

雪花飘飘，如约而至，却没能带来你的消息。在昔日共步过的雪野上，我用冰冷的手指写下你我温热的名字，独自回味着那段融在雪间的故事。泪，早已纷飞如雪……小小的雪花是那么善解人意的精灵啊，它深情地吻着我面颊上滚烫的泪珠，仿佛是为了抚慰我的寂寞与惆怅而来。隐隐中，我感到你就在我身边，与我息息相通。想身邀雪共舞，是谁的目光穿透岁月的重重尘埃，在时空之外与我不了的心事相撞，如炬，点燃我心中希望的灯盏？期待着一个失约后的再会，我不再孤独，因为，我一如既往地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归来，轻轻牵起我的手，重续一个关于雪季的童话……

面对着蜂儿的诺言，蝶儿只轻轻的说："一切随缘吧"，但蝶儿却仍在远方守候，等待……

飞走了

尚水英 辖湖北大学

作者简介：

尚水英，湖北大学中文 惚级学生，性格开朗，喜欢幻想。面对着蜂儿的诺言，蝶儿只轻轻的说："一切随缘吧"，但蝶儿却仍在远方守候，等待……

还记得那个美丽的夏日黄昏，那片美丽的绿草地吗？还记得绿草地上充满梦想对你却欲言不能的女孩吗？还记得那你命名的只属于你俩的名字吗？景色依旧，却没有了你俊美高大的身影，没有了你含情脉脉的双眼。蜂儿你走了，毫不留恋地走了，难道过去的一切你割舍得下？难道你不想再回来了吗？

相遇是美丽的，相知却是痛苦的。

因为年轻，因为那青春的冲劲，彼此之间的友情披上了一层朦胧的感觉。当平静的水面泛起了涟漪，为了三年后能走进神圣的殿堂，为了你俩所追求的梦，为了不影响你的学习，女孩在你面前沉默了，甚至一次次地逃避你那充满关心与期望的眼神。即使抹不去的影子常常萦绕在头脑中，使她烦乱，但她仍时时克制自己，不去扰乱你。虽然她知道这样做会伤你的心，也会使她很痛苦，但这却是一个无奈的必须的选择。恍然间，三年居然很快就过去了，即将分离，女孩心中充满了惆怅却不能言语，怕因自己的表达不当破坏了保持了三年的表面上的那份宁静。

许是离别的愁绪萦绕。那个虽没有月亮却也明朗的夜晚，女孩赴约了。那片绿草地上，你们谈了许多许多，谈了许久许久，那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那种默契。最后，你终于说出了那句埋藏已久而女孩最怕听的话，"蝶儿，不管以后你飞走哪儿，我都会等你，等你一辈子。我的心永远是你歇息的港湾，是你永远的避风港，因为我是蜂儿。"看着你一往情深的样子，女孩好感动，她真想说："其实你早已印在我的心上，你洒脱的身影我永远忘不掉，你一双纯情的眸子我永远摆脱不掉，你对我的好将是我一生的珍藏……"。但她却不能说，不能接受。人生的路还很长，谁也无法预料将来会是怎样的结局，她不希望他在诺言的束缚下活得很累，更不希望诺言变谎言，所以只轻轻说了一句："一切随缘吧。"

而今，女孩已经如愿以偿，享受着象牙塔里的一切，却好久没有了你的消息。心爱的蜂儿，不知你现在飞到了何方？是否还记得你的诺言？是否还记得痴痴等待你的蝶儿？你可知道，没有你的日子，女孩梦中的记忆依旧湛蓝，而现实的生活却少了一份欢笑？你

跟往事干杯

可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是每一个写满你的日子？也许你等待的心已经厌倦，你的心里早已容不下蝶儿的身影，但远方的蝶儿仍在守候，守候一个刻骨铭心的诺言，仍在等待着你亲切地唤声："蝶儿。"也许无言的开始最终会变成无奈的结局，但是，飞走了的蜂儿，请歇一歇，年年那一片片白云，那浮着蝶儿送给你的永远的祝福。

·员豫

跟往事干杯

日子溃溃地过去，太阳慢慢变老，噢，风中的流年。

风中的流年

李海灵 辖湘潭大学

作者简介：

李海灵，女，湘潭大学管理学院 怨级。爱好旅游。我的格言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都要微笑面对。

刚才我和玲还在嘻嘻哈哈、别别扭扭地温习着昨夜刚学会的慢四。是那老板一声令下" 找男孩带 !" 我和玲的手已被老板分别交到两个男孩的手里，而我俩还在窃窃地笑。

我于是跟着那男孩跳起来，自己给自己打气 :" 别紧张，不过是学跳舞而已。" 我真的开始放松了。那男孩却蹦出一句" 昨天我俩跳过一曲慢四" ，立即惊得我走错了步子。

昨天？昨天是我和室友成为这个舞厅的新学员的第一天。我们既新奇又羞涩地随老板学慢四，一遍遍地，刚有点感觉，老板抛下一句 :" 各自找舞伴，只要那男孩会带，你就会学得很快。" 很快，一群男孩在老板的招呼下走过来了。一个高高的男孩首先摆出一个优美的" 请" 的姿势，斑澜的灯光闪烁，看不清楚他的脸。我最先习惯性地想往女伴堆里缩。可是她们勇敢地决定先推销我，还来不及反抗，我已被推向那男孩。我硬着头皮坚持着，第一回与一个男孩靠得这么近，心儿怦怦直跳，所谓的鼓点，步子什么的。一鼓脑儿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场面愈加尴尬，那男孩适时的轻声提醒 :" 是慢四" 。我想逃的欲望一点点膨胀，一曲终了，那种欲望也膨胀到了极限" 你是刚学的吧？' 男孩的提问使我的思绪又回到现实。

既然我们素不相识，就无所谓有" 以后" ，就不必有顾虑。我也就与他聊了起来，告诉他今天是我这辈子第二次进舞厅，也告诉他学这玩意是种交际需要。男孩后来出其不意地说 :" 你是 粤地人吧？'

我瞪大了眼 :" 你怎么知道？' 我很快为自己汗颜，说普通话时竟让人捕捉到乡音。你想想，那种感觉。

那天，我们配合得愈来愈随意。我学得很快，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辨认那张看起来很舒服的脸。

以后的几天，新生开课了，况且舞厅离宿舍也不近。我和室友们去得越来越少，我无所谓，本来我的音乐细胞就缺少。

可是没有见到那男孩，我不知怎的有种失落感。

日子淡淡地过去，我们开始学着适应新的生活，可是心底有点怅然，是因为新的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